

基次被創仆溝中。旣而蘿出溝歸。鎧冑皆朱殷。孝高喜曰。我以汝爲死。不意全也。時軍新敗。士卒皆有憂色。基次意氣自若。曰。請亟議戰。孝高曰。疾明日議。基次曰。明日無佗奇策。難以就功。不如令夜襲賊不虞。孝高曰。奈兵疲何。基次曰。臣被創不敢寧。臣請爲先鋒。卽鞭馬而馳。衆奮繼之。遂擊破友房。武將感狀記。本書城井谷作紀伊。蓋城井紀伊邦訓相通。遂訛爲紀伊耳。今改之。朝鮮

之役。從孝高長子長政與明將解生戰稷山。有功

朝鮮伐記。征關原之役。從長政赴美濃。及福島正

則池田輝政等攻岐阜。長政與藤堂高虎。田中兵部等留備大垣犬山。犬山戍棄城遁。於是長政高虎等赴岐阜。至合渡川。會岐阜旣下。大垣敵聞之。赴援。島津氏石田氏前軍亦至。兩軍隔川而陳。諸將議戰曰。濟川利。或曰。不濟利。議不決。時基次從長政在下坐。高虎遙望基次呼而進之間計。基次對曰。是非論利害之時也。諸公旣不及岐阜戰。令旣過日中矣。而猶豫不斷。內府聞之。其謂之何。今日之計。唯有急濟川。決雌雄。以是川爲死所而已。議

卽決遂濟川而戰大破之。

武邊咄聞書智將名言集常山紀談

九月

十五日從擊石田三成於關原長政素與三成有隙且以兇徒之魁也欲親擊之以償宿憾預擇驍銳十五人戒曰臨戰勿離左右若離群獨戰雖獲大將不得爲功於是君臣一心衝突三成陣大敗之基次及生田小屋之助等皆在選中健鬪獲首級

關原記大全後長政與細川忠興生隙築砦于黑崎及高取小熊以備之命基次守小熊先是基次長

子隱岐得罪奔攝津基次屢乞哀不釋基次恨之

次子又市善擊鼓會祇園祠張散樂長政命又市擊鼓又市愧與僥幸人伍潛至小熊謀之基次大恚曰隱岐不得赦今又待兒如此事可知矣乃挈家走小倉仕細川氏長政大怒遣使細川忠興逐基次忠興不肯將用兵東照公聞之制止兩家命忠興逐基次忠興不得已出基次以兵護送臨別謂基次曰吾憾愈深必將有事顧策安出基次對曰微君言臣固將獻愚計令以君之衆與黒田氏抗君必敗何者君之國小而彼之國大也然擒黑

田公亦太易耳。若果與彼戰。君宜擇銃手五十人。橫擊其前隊。黑田公爲人豪強。每戰先衆而進。掩而擊之。擒之必矣。旣別。忠興歎曰。渠本不屑黑田氏而去。而仍不忘揚故君之美也。

咄聞書名言集常山紀談

大坂之役。基次應大坂。大野治長等。大修守備。東照公自率諸侯。伯西上。基次與真田幸村等建議。德川公不日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之必克。治長不從。東軍盡至。列營四外。十一月。今福柵爲東將佐竹義宣所破。木村重成出拒。基次援重成。泛

舟澤中。放銃橫擊義宣陣。中流丸傷焉。旣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葦島博勞皆陷。池田淺野諸將。自西北逃。城中議曰。西砦皆陷。敵兵寢逼。船塲天滿難守。不如撤之。戮力根本。乃使基次及毛利勝永往燒盧舍。收兵。基次揀壯士伏之曰。備前兵必來。汝等努力。池田忠繼在福島。望烟果欲馳入船塲。其將花房職之諫曰。基次多畫策。必有伏兵。乃止。治長愛寵淀妃。驕矜日甚。數沮軍謀。諸客將所陳。一切不從。基次快怏。夏役。基次率兵一萬四千。軍

平野薄田兼相渡部尚等繼之。東照公使人誘降基次許以封土。基次不肯。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發失道至古市。黎明與陸奥美濃伊勢諸軍戰。被創盡亡其兵騎僅十一。裹創復進中銃墮馬還至柏原死。兼相亦死。難波戰記及城陷隱岐見捕不屈自殺。初隱岐奔攝津匿木津。一日從一小奴入市。會有賊殺人走入酒庫中閉戶自拒。吏不敢入。隱岐謂吏曰。欲生捕之耶。將殺之耶。吏曰殺之。隱岐蹴戶跳入斬一人。捕一人出附之吏而去。路遇

片桐且元。且元嗟嘆問其名。不應。使人蹤之。贈米酒受酒還米。明日且元自來固問其名。隱岐乃告之。且元<sub>貰</sub>金二百兩。徙堺浦。及軍起。從父在城中。終死難。東照公嘉基次忠節。特宥其子孫。又市仕細川氏。其弟曰三浦次郎兵衛。仕松平光仲。參

咄聞書勇士武功傳。

論曰。後藤基次以小嫌怨其君去國而欲仕其君之所仇。雖有功何足稱哉。而余所以爲之立傳者。特取大阪之役殉節耳。夫君子之於人也。揚其長。

恕其短。故人悔過勸善。且基次之所以去黑田氏者。非專以其子得罪故也。余嘗按舊記。長政嘗問其臣曰。當今可代我而將者誰也。管正利對曰。後藤基次。其人也。長政默然。則知長政之不懼基次久矣。孝高將死。謂長政曰。汝有勝於我者。亦有不如我者。陷堅摧銳。我不如汝。任用才能。得士卒歡心。汝不如我。嗚呼。基次所以見遇於孝高。而不見遇於長政者。其以此歟。要之基次任俠抗直人也。其倨傲不羈。不守禮節。或有之。臨危苟免。覲顏慕

祿。則斷無之也。方黑田細川二氏生隙時。若使黑田氏弱。而細川氏強。基次必不去此就彼。亦猶大坂之役。矢木負西之弱。而應東之強也。隱岐嘗受豐臣氏恩。及事起。與父俱殉難。可謂不愧爲基次之子矣。

石川重之

嘉石衛門重之。左兵衛尉義時。大炊助信貞。石川重之。號丈山。參河人。父曰信定。其先出於源義家第五子石川義時。義時後十五世。曰信貞。信貞生信治。爲德川氏臣。信治子曰正信。事瑞雲

名節錄

卷之二

CIII

岡田氏

龍虎

公從攻安祥有功後從東照公歿長久手之役其子信定生三子長爲重之丈山墓誌銘本書以第六子今從人見友重之少時豪放不羈父信定元所著丈山年譜石川義時爲源義家

嘗曰之兒當爲天下所稱不則爲惡漢重之年十六遭父喪東照八分只爲麾下士後列近臣重之折節恭慎公愛之常侍左右慶長十二年冬從在駿府適府城火延及閨內公子賴房幼在襁褓乳母抱之逃火急躊躇鷹架側重之聞悲泣之聲趨出自抱賴房攜乳母灌衣被之因得免賴房大

星田在河內

名節錄

卷之一

三

附田氏藏版

此也是夜。公舍星田。召重之慰勞。謂左右曰。彼得武門冥助矣。因語重之父祖戰功。明日至大阪。七日黎明。重之獨騎過前田氏營。僞稱使者。直馳赴岡山。獲一首級。適有一騎來爭其首。重之棄之。又馳入黑門。斬佐佐某。又進斬一人。重之臣十三郎。姓亦得首級。重之付首從者。徐出門退。遇遠藤但馬守。曰。池田勝兵衛。見之嗟嘆。勝兵衛亦獲一首級。重之復過前田氏營。視首級前田利常而還。不言其功。前田氏將本多安房。與重之有舊。謂曰。

子盍上聞以寡君爲證。重之曰。我豈爲名利乎。是役麾下士得首級者。間官權左衛門。豐嶋主膳。及重之。重之獨以其違令也。賞不及焉。重之之在駿府。與清見寺僧說心友善。及赴大阪。謂說心曰。師若聞是役親兵中有獲首級者。則其一人必吾也。果如其言。參取年譜  
常山紀談軍平。重之棄官隱京師。以文藉自娛。元和二年。聞母有疾。晝夜兼行抵江戶。侍母疾太勤。後疾愈。親感舊故。交勸再仕。重之不肯。復如京師。與林信勝。菅玄同。堀正意等結交。重之

信勝字子信號  
羅山後道春

名節錄

卷之二

司馬公藏版

蕭氏藏版

玄同字子德號

得齋

正意字敬夫號

杏菴

肅字欽夫號惺

周防守重宗

素信禪教。信勝勸重之見藤原肅。重之見肅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專修洙泗之道。所司代板倉重宗。重其爲人。厚遇之。年譜重之嘗應藤堂高虎聘。爲客將食三千石。後有故去。鹽尻視聽錄重宗薦之淺野長歲。重之以母老應其招。如安藝。長歲遇之以賓禮。寛永十三年。母沒。重之請去。不許。初重之如安藝也。與侍郎玄同別。曰。是行非我志也。母終天年則退矣。是歲信勝在江戶。聞重之居喪。以前言語所識黑川壽閑。壽閑告之重之。重之曰。林氏之言

然。是我宿志也。乃屢請去。不許。於是託言浴有馬溫泉去。復隱京師。板倉重宗待之如初。每會客輒請重之。延之上坐。後重之築堂敝山麓。一乘寺村居焉。名詩仙堂。楣間圖漢晉唐宋詩人三十六人。自錄各人詩一首。蓋倣三十六歌仙云。承應元年重之欲還參河。請之重宗。重宗不許。重之恚曰。我不復渡鴨水入都矣。因作和歌示其意。後光明天皇聞重之善隸書。詔索之。賜酒肉。寛文十二年五月沒。年九十。重之乘興賦詩。有覆醫集行于

世參取年譜  
常山紀談

成瀨正成

成瀨正成。稱隼人。德川氏臣也。長久手之役從東照公獲一甲首獻之時年十七。公奇之命留麾下。旣而我前軍不利。正成欲出戰。其圉叩馬曰。君已有首級功。可以已矣。正成怒曰。畏死忘義。非武也。惟當進勦敵而已。圉人猶擎轡。正成益怒。以刀脊擊之。公望見曰。是壯士死所。須從其志。圉人乃縱轡。正成直馳衝陳。奮戰卻敵後。公擢爲

隊將。曰。隼人長久手之戰。不愧老將也。武將感狀記 豊臣秀吉。在大阪。嘗命德川氏將士習騎。自登千賀櫓觀之。有騎驪馬者。問之。曰成瀨正成。問祿。曰二千石。秀吉曰。佳士。若仕我。封五萬石。公聞之。謂正成曰。汝能事豐臣氏。富貴立至。我亦悅焉。正成流涕曰。是何言也。臣雖不肖。豈貪祿忘君乎。願自殺以明臣赤心。後公謂群臣曰。可以託三尺之孤者。正成也。常山紀談 大久保忠鄰之得罪在彦根也。上書駿府訴冤。左右皆懼不敢通。正成奮然獻其

書且爲申理。寛永  
系譜公嘗命松平康重永井直勝爲公子義直賴宣傳二人俱固辭曰臣等願得在麾下雖執賤役不辭也。公不能強而憂思形于色正成聞之與安藤直次謀請傳二公子。公大悅乃以正成傳義直直次傳賴宣。

駿河  
土產

鳥居忠廣

鳥居忠廣稱四郎右衛門德川氏臣也三方原之役東照公使忠廣往覘武田氏陣還報曰敵軍甚銳戰必不利請速收兵。公叱曰我以汝爲勇

今何怯也敵蹂躪我邑而不敢擊之不如死也忠廣曰臣能度成敗而言之君反以爲怯也乃與成瀨正義等俱出戰死之先戰一日忠廣與正義爭先鋒將鬪傍人和解之忠廣謂正義曰大敵在前一士尚可惜令我與子以私鬪死不忠莫大焉死一耳明日同死敵何如正義意解乃與訣飲旦日正義受命監織田氏援軍忠廣監我前軍二人旣誓必死俱馳入敵軍忠廣獲三甲首還視正義正義亦獲三甲首二人哂棄首級又馳入敵軍忠廣

帶刀直次